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剝出來的山峰和落日

黃鵬宇

今年國慶假期，山間的玉米稈一同傾斜，望向秋雨過後再次出現的藍天。玉米稈上的玉米不見了，它們築成一座金黃色的山峰，在我家庭院。

山叫「玉米山」，是爺爺騎著三輪，一車車拉回來的。剛放假的國慶，秋雨綿綿、天色陰沉，只怕假期就此荒廢。在六號清晨，一縷陽光照進房間，下意識摸向被褥，不覺潮濕，久照的被褥傳遞出一天的溫暖。

玉米滾落，四處散落在庭院。這堆玉米，不算太高，到我膝蓋。它們裹挾著秋衣，顯出黃白色，一些留有夏天才有的嫩綠。玉米須慵懶散落在四周，好似國慶的細雨未干，在此處化成。

看著眼前堆積的玉米，逐漸浮現出兒時剝玉米的模樣，手指依舊記得那股疼勁。雖不是全力以赴，好在疼過。玉米須沾滿褲腿，坐在矮木凳上，就是一下午的光陰。即使戴著手套，也擋不住玉米堅硬的身軀。從前是一邊剝一邊歇息的。才開始，不是手疼，就是跑到外面玩。現在，一旁的人手裡沒停過，我嘴裡偷懶的理由，也無從出口。

早飯後，山峰成型，只差爺爺一聲號令。本想選擇視而不見，見山慢慢堆積起來，實在耀眼。奶奶搬著凳子，安靜地坐在那兒，手裡不慌不忙地剝開。陽光下的這般情景，使我不再袖手旁觀。

一雙手套，一把木凳就已足夠。山峰堆起，有我胯高。望著別人家那堆，我們算不上高山，可也需拿出一定時間。熟練拿起一根，對准玉米的尖頭，往下面一扒。金黃的玉米粒露了出來，玉米粒一排排站好隊形，堅硬挺拔，一副不服輸的模樣。奶奶不禁感嘆：「今年的玉米不算太差。」

剝完的玉米扔向一旁，不知不覺中慢慢升高。太陽的熱，鑽進領口，背暖暖的；秋風陣陣，不覺夏天的燥熱。身體不熱了，手指開始疼了。眼前還未消退半分的玉米，使我內心泛起逃離的念頭。手上的動作放緩，借機躲進廁所，一會兒站起來拍了拍褲腿，故作忙碌地打發時間。天真以為夜晚來臨，玉米會自己脫下外衣。

坐在沙發上的舅奶奶，仿佛看透我的內心，手扶沙發，起身笑道：「我也來幫你們剝幾個，貢獻一下。」她站起身，陽光傾斜下來，灑落在舅奶奶的身上，雖年事已高但身體穩健。讓心底逃跑的念頭咽進肚皮，就如俗話所說：「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

落日正美，山峰形成，天空與玉米同色，如金色元寶。落日站在對面山腰，望著我們。我從最開始的逃避，變得期待，還沒剝的玉米所剩不多，好在黃昏願意停留在此。我們將剝完的玉米分為左右各一堆，直到結束，看向兩旁，頓時明白豐收的喜悅。急忙脫下手套，看著微紅的手指，我還是笑著。

洗過手後，落日用盡最後余暉，傳到玉米堆上，讓堂屋素白的牆被涂成金色。這是豐收的顏色，是我剝出來的顏色；是太陽不願離去，偷偷來臨，一同體會豐收的樂趣，一同賞盡秋的夜。

# 擇清幽處 慢享晚年

汪小科

爸媽剛退休那會兒，說要趁著身體還硬朗，游遍祖國的大好河山。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能在朋友圈裡看見他們到各大旅游景點游玩時拍的照片，照片下還附言：把平凡的日子過成詩。

起初，我看到爸媽辛苦了大半輩子，終於懂得享受生活了，真替他們高興。

可沒過多久，問題就接連出現：他們開始抱怨熱門景區人多，經常要跟年輕人搶衛生間，實在是鬧心。每去一個地方旅游歸來，他們總會帶點古董玉器、名貴藥材回來，擱在家裡既不實用，又佔地方。老兩口常為花了冤枉錢而吵得不可開交。有一次，老媽在海邊浴場被曬得中了暑，好幾天才恢復過來；老爸在爬山時體力不支摔了一跤，被緊急送到當地的醫院，休養了幾個月才出院。我見狀打趣道：「瞧，這日子沒過成詩，倒過成了愁！往後你們哪兒也別去了，想遛達，在家門口轉轉就行。」




但爸媽哪肯服老？等身體完全康復後，他們又啟程了。只是不再挑戰「高難度旅游」，改農家樂了。為了讓我安心，他們一路向我報備行程，分享出行體驗：時而漫步田間，欣賞田園風光；時而手持竹籃，采摘瓜果蔬菜；時而湖邊垂釣，樂享悠閒時光；時而鄉野聚餐，吃遍農家美味。到了夜裡，他們煮上一壺熱茶，伴著裊裊茶香，一起看滿天繁星，聽蟲鳴風聲……這份閒情雅意讓我好生羨慕。

本以為這一番愜意的郊游體驗過後，爸媽能安心地在家裡呆著，不再到處奔波了。

沒想到他們竟因此悟得了一條「真經」：往後旅游得往節奏慢、路好走，舒心還不貴的地方跑。

因為篤信這條經驗，爸媽又開啟了全新的旅程，專去那些無暴曬、無爬坡、輕松安逸的城市旅游。比如他們手挽著手去蘇州走青石板路，看小橋流水；去青島吹海風，吃海鮮；去成都逛寬窄巷，喝茶聽戲；去桂林乘竹筏、看山水；去西安賞古都，游不夜城。

老兩口在這些地方慢悠悠地逛逛早市，吃碗軟糯的面條；午後找個茶座泡杯毛尖，吃些清淡的糕點；傍晚肩並肩地坐在湖邊吹吹風，吃碗熱乎的家常菜，不趕景點，只尋煙火氣，體驗慢生活，日子過得悠哉游哉。他們還是偶爾拌嘴，剛還感慨風光無限好，下一秒就因買零嘴多花了幾塊錢而相互埋怨，不一會兒他倆又在視頻通話中跟我炫耀：「我們在外面一切都好著呢！整天樂呵，吃嘛嘛香，吵吵也香。」

從那以後，我漸漸明白，爸媽就是想在一次又一次的結伴出游中增強情感聯結，在共同經歷中實現感情升溫。或許他們並不是要把日子過成詩，只是想在平凡瑣碎中重拾細碎的美好，以一種新的視角去感知和收獲幸福。

後來，我不再為爸媽頻繁的旅游而過分擔心了，還讓他們多與我分享旅途中的見聞和感受，佩服他們能把日子過得自由而充實，活出通透的松弛感，活出了晚年的優雅和自在。

# 兒時的秋天

曹會斌

鄉下的秋，汗水混著果香，這味道，一直藏在我童年最深的記憶裡。

放牛，是秋天我干得最多的活。挎只小籮筐，揣本書，騎在牛背上，向山坡走去。秋風輕輕吹來，拂在臉上，心裡敞快，像整個人飄在雲上。

牛埋頭啃草，我就坐在土坡上看書，看夕陽鋪滿田野，腦裡滿是各樣念想。每次上山，很少空手回家，有時候割滿滿一筐青草，有時候撿半兜板栗，碰到野山楂，隨手摘一把，衣兜塞得鼓鼓的。

那時年紀尚小，不懂山林防火的厲害，常偷偷帶火柴，找個避風的地方，攏干草點火，埋上紅薯、板栗烤。等扒出來，每個人臉上沾著黑灰，你看我，我看你，笑得直不起腰。天色暗下來，背上一身沉甸甸的收獲，吆喝著牛往家走，不知勞累。

秋天是收獲的季節。干活歇下來，我總愛在山野裡尋秋日的小東西。山坡和田埂上，野菊開得遍地都是。撞見了，我便蹲下身采摘，攢滿一袋帶回家曬干，等趕集時送到鎮上售賣。掙錢不容易，可攥著自己勞動換來的零錢，買一塊糖或是一根麻花，這份踏實的歡喜，別的東西替代不了。野菊是淺黃的，輕輕揉碎，指間會留下一縷淡香。田埂邊的荊棘叢，垂著一串串烏黑小野果。明知尖刺扎手，我們還是忍不住去摘，就算指尖冒出小血點也不在意。一旁立著野柿樹，爬上樹，揀熟透的果子摘下，剝開薄皮，甜汁順著指尖往下淌。放牛得空，我還會跑到山腳的淺溪，摸泥鰍、翻石頭尋螃蟹，弄得滿身泥巴，衣服浸得濕透。帶回家處理干淨，母親下鍋翻炒，滿屋飄香，一日的疲憊，就煙消雲散了。

田裡的秋收，藏著鄉下人最朴素的心思。收割後的稻田一塊接一塊，地上掉了不少稻穗。我趕著鴨子下田，一邊看著鴨群，一邊彎腰撿稻穗，一粒糧食都舍不得丟。家家戶戶忙著收稻谷、挖紅薯。剛挖出來的紅薯埋進灶膛余火裡燜熟，外皮焦黑，裡面金黃粉糯，咬一口，燙得不停哈氣，也舍不得松口。

曬谷坪，是秋天獨有的一塊小天地。白天，坪上鋪著稻谷、玉米、油茶籽，一片金黃，曬著一年的收成，也裝著我們這些孩子的念想。晚飯過後，白日裡的忙碌慢慢靜下來，晚風緩緩吹過來。我們一群孩子聚在這裡，抬頭數星星，追著捉迷藏，圍坐講故事，喧鬧聲在夜色裡飄得很遠。

家裡用土灶做飯。干稻草、枯樹枝塞進灶裡，火苗舔著鍋底，噼啪作響。秋夜有些涼，灶火烤得人渾身暖和。新煮的米飯，配一碟自家種的小菜，端著碗蹲在曬谷坪邊，秋風掃過臉，飯吃起來都更香。

那些一邊流汗一邊忙活的秋日，辛苦是真的，快樂也是真的。正是那些日子，慢慢塑造了後來的我。

# 是誰做出了中國拒簽《凡爾賽和約》的決定？

中國國家歷史

<上接第31版>

況且《凡爾賽和約》中已經寫明：只要三大國同意批准就能實行，中國政府簽字與否，不會影響到合約的執行。撇開感性的愛國之情，國家利益和國際關系也是中國代表團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問題。對於當時內外交困的中國而言，外交關系處理得是否恰當，會產生全然不同的國際影響。

**中國代表團的抗爭**

盡管中國代表團奔走聯絡，盡管中國民眾舉國抗議，但英法等國已經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了。

接下來擺在中國代表團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簽字接受，要麼拒簽抗議。到底該何去何從，中國代表團內部也發生分歧。王正廷反對簽字，陸徵祥多次致電中國外交部，請示是否簽字。

整個形勢異常錯綜復雜，想要在國內民眾和國際列強之間做出恰當的選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北京政府國務院經過反復磋商，同時發出了兩條指令：一面命令中國代表「相機辦理」，一面通電各省，主張簽字，並闡述了簽字的理由，如果不簽字，會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加入國際聯盟，也無法改變日本實際佔領山東的現狀。但是當時北京政府國務院對中國代表團的指示還是帶有很大的靈活性的，指示他們「相機辦理」，並沒有明確指令他們是否簽署和約。

在 6 月 28 日下午 3 時《凡爾賽和約》正式簽字之前，為了挽回中國權益，中國代表團作了最後的努力。

代表團再次致函和會最高會議，提出了「保留簽字」的方案。

該方案指出，《凡爾賽和約》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將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這是非常不公正的。中國代表團嚴正聲明，《凡爾賽和約》並不會妨礙將來在適當的時機，中國政府重新提請討論山東問題，改變這種不公正的結果。和會拒絕接受這封函件。

顧維鈞等人始終沒有放棄爭取保留簽字的努力。在和美國代表團的討論磋商中，顧維鈞發現，通過其他途徑，中國也可以成為國聯成員國，而不會被徹底擋在國際社會之外。這個發現猶如黑暗中的一絲光亮，讓顧維鈞等人下定決心：如果和會不允許保留簽字，那就斷然拒絕簽署和約。

和約即將簽署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稱病住進了醫院。顧維鈞前往探望，希望能和陸徵祥一起到和會上，代表中國政府向列強表明拒簽和約的態度。但陸徵祥的回答含含糊糊，模棱兩可。

針對列強咄咄逼人、逼迫中國就范的艱難處境，基於對日本的強烈憤慨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國代表團最終毅然做出決定——拒絕簽字，並將決定通報給和會。1919年 6 月 28 日，《凡爾賽和約》簽字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

各國代表陸續進場後，驚訝地發現：中國代表團的座位是空的，中國代表拒絕出席。顧維鈞在中國代表團駐地呂特蒂旅館靜靜地坐著，團長陸徵祥去了教堂。在顧維鈞看來，這一天是黯淡無光、前途未卜的。

做出這個決定，很艱難，不過一旦做出，顧維鈞反而很輕松，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暗自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到底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代表團做出了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的決定？依據雙方的電報資料和《顧維鈞回憶錄》，我們可以斷定：是中國代表團最終做出了拒簽和約的決定，而不是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在討論簽署的過程中，開始是同意簽署的，並向全國通電說明同意簽署的理由。後來，隨著國內輿論壓力越來越大，以及代表團反復申明其中利害，中國政府指示代表團「相機辦理」，對陸徵祥的請示不置可否，敷衍塞責。

一直到 6 月 28 日下午，簽字儀式即將舉行，代表團始終沒有收到北京政府拒絕簽署和約的指示。在陸徵祥的反復催問下，北京政府電令陸徵祥，由他「自行決定」。

6 月 28 號下午簽字儀式結束後，代表團終於收到了北京政府拒簽和約的指令。考慮到北京政府在簽約問題上顧慮重重，我們可以看到北京政府企圖協調國內和國際關系，希望在處理《凡爾賽和約》的問題上既不想落下罵名，又不想得罪列強。

其實，早在和約簽字前，中國代表團就做出了拒絕簽署和約的決定，這無疑是代表團一致的意見。顧維鈞指出代表團最後的一致意見和決定是自己作出的，並非北京訓令的結果。

**高潮過後**

中國代表團做出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的舉動，對當時的國內外局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大致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

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這是近八十年來中國屈辱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極大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次遭到侵略，喪失了大量權益。1895 年李鴻章在跟伊藤博文商討《馬關條約》時，伊藤博文曾經傲慢地宣稱：「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日本政府的這種傲慢態度，是列強仗勢凌人的真實寫照。對於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清政府基本照單全收。

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也是中國人民族意識覺醒的標志。

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曾經這樣評價道：「從巴黎和會的決議的禍害中，產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對日後解決山東問題提供了契機。中國代表團違背了西方列強的意志，拒絕簽署和約，此舉引起了西方列強的不滿和敵視，但從長遠看，也起到了維護中國權益的作用。日本企圖通過聯合英法，逼迫中國接受和約，「合法」地佔據山東。但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和約，阻止了日本妄圖通過和會將侵略權益「合法化」的圖謀，將日本置於尷尬境地。

正如顧維鈞的分析：「中國此舉使日本處於微妙境地，沒有中國的簽字同意，它在對德和約中獲享的權益就不能合法繼承，雖事實上日本由於它對德武裝干涉，已經通過軍事佔領行使了它在山東的特權。日本當然急於在巴黎得到各國對其特權的承認，但不僅如此，它還亟盼中國接受和約，以便取得中國對其享有的特權的同意。」

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也為後來解決山東問題創造了條件。中國從未公開放棄對山東的權益主張，並不斷在各種公開場合反復聲明。中國政府的努力最終產生了效果，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在中國代表團的強烈要求和英美等國斡旋下，中日兩國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第一條　日本應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第九條　日本軍隊，包括憲兵在內，現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者，應於中國派警隊或軍隊接防鐵路時，立即撤退。」該條約正式恢復了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收回了膠州灣租借地。從後來的歷史發展進程看，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和約，是中國代表團在當時的形勢下做出的最有利於中國的選擇。

**華盛頓會議**

事後證明，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的後果，也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嚴重。

中國代表團為了捍衛中國權益，在巴黎多方奔走，聯絡各界，竭忠盡智。在他們的努力斡旋下，中國雖然因為山東問題沒有參加《凡爾賽和約》的簽字儀式，但中國外交還是取得了很多成果。

中國代表團反復聲明，並非否定《凡爾賽和約》的全部內容，而是聲明承認《凡爾賽和約》中除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條之外的其他和約。1920 年 6 月 29 日，在國際聯盟成立之後的第二年，中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王正廷、顧維鈞等擔任委員。

中國並沒有因為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

**余論**

在中國代表團做出拒絕簽署和約的過程中，美國政府的態度起了一定作用。在巴黎和會過程中，美國總統威爾遜支持中國的主張。1919年 5 月 20 日，陸徵祥和顧維鈞拜訪了美國國務卿藍辛，雙方討論了中國是否該簽署和約。藍辛的態度比較明確，如果和約中不能保留中國的態度而導致中國拒絕簽字，那麼咎不在中國，同時他也表示，如果將來山東問題提交給即將成立的國際聯盟，美國政府將支持中國的主張。

中國代表團最後做出了拒簽和約的決定，各國輿論都報以同情的態度，其中以美國的態度最為強烈。美國參議院甚至為此事展開辯論，有的激進議員甚至聲稱要與日本開戰，陸徵祥在 7 月 18 日致外交部電文中說：「近日美國上議院關於山東問題爭辯甚力，前日開會，某議員至謂與日本宣戰亦所不惜，斷不能因日本以不入國際聯合會，一再要挾，遂將中國數百萬友邦人民，讓於日本。」威爾遜總統不得不從巴黎趕回華盛頓解釋原因。

參議員羅基隨後提出保留案，要求美國「對於德約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條，不與同意，且保留美國對於中國與日本因此項條件所起爭端之完全自由行動權」。該保留案最終於 8 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當然，美國不會為了中國的利益與日本宣戰，參議院態度激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日本在遠東勢力膨脹，妨害了美國利益，美國要對日本進行限制；二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原則」被和會拋棄，失去了主導和會的權力，被排除在和會核心圈之外。不過，美國政府的態度，也為後來解決山東問題提供了相對較好的國際環境。